



开国战将

寻访

吴东峰 著

许多年后我们才发现，他当年的寻访，是多么独具匠心，
多么弥足珍贵，又多么功德无量。否则，随着这代将军的
谢幕，历史将留下多少难以弥补的空格……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寻访 开国战将

吴东峰◎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访开国战将/吴东峰著.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7

ISBN 978-7-5033-2076-7

I. 寻… II. 吴… III. 中国人民解放军—将军—生平事迹 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13082 号

书 名:寻访开国战将

作 者:吴东峰

责任编辑:刘立云

封面设计: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符晓笛 刘清霞

版式设计:华晨丰汇设计室

责任校对:杨海琴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(010)66531659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283 千字

印 张:22.25

印 数:1-8000

版 次: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076-7

定 价:33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将帅战伤知多少(代序)

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，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。今天，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，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开国将军。虽然渐行渐远，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，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，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。

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之际，许多年轻的记者问我：“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军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”我的回答是：“战伤。在我采访的 200 多位开国将帅中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负过伤。如果把他们身上的战伤累积起来，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战伤都要多！肯定可以获吉尼斯世界纪录。”

战伤，是这一代开国将帅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，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。他们是全世界战伤最多的将帅群体，战伤记载着他们的苦难，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，我陆陆续续采访了王震、许世友、张爱萍、陈锡联、王平、刘震、陈士榘、洪学智、余秋里、李德生、张震等 200 余位开国上将、中将和少将。使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，无论是军事指挥员，还是政工干部、后勤干部；无论是一线指挥员，还是机关工作者；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，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，几乎没有一



位将军身上没有战伤。据不完全统计,我采访的 200 多位将军中,有战伤记录者 170 多人,累记战伤 400 多处,平均每人 2 处以上。

下面的几组数字是我在采访中逐步积累的,也是很不完全的有待于增补的数字,但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将帅战伤的情况。

十大元帅中有七位负伤,他们是:

刘伯承:负伤 9 次,战伤 10 多处;陈毅:负伤 1 次,战伤 1 处;贺龙:负伤 1 次;罗荣桓:负伤 1 次,战伤 2 处;徐向前:负伤 2 次,战伤 2 处;聂荣臻:负伤 1 次;林彪:负伤 1 次,战伤 1 处。十位元帅七位负过伤,累记战伤约 16 处,平均每人一处以上。

十位大将中有七位负伤,他们是:

粟裕:负伤 6 次,其中重伤 2 次,战伤 4 处;徐海东:负伤 9 次,战伤 20 余处;陈赓:负伤 2 次,战伤 1 处;张云逸:负伤 1 次,战伤 1 处;罗瑞卿:负伤 1 次,战伤 2 处;王树声:负伤 4 次,战伤 5 处;许光达:负伤 2 次,战伤 2 处。十位大将累记战伤 37 处,平均每人 3.7 处。

在 1600 多名开国将帅中,还有一批因战伤而断臂断腿,终身残疾的将军。他们是贺炳炎、余秋里、彭绍辉、晏福生、左齐、苏鲁、陈波、彭云清、童炎生等 9 位断臂将军,钟赤兵、谢良两位独腿、独脚将军。据我了解,如果算上眼睛炸瞎、耳朵震聋、大脑损伤及身体各部位的永久伤害,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不止这些。这种罕见情景,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。

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伤,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,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。20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时代,是翻天覆地的时代。开国将帅们大多出生于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,他们的上半生——亦即青年和壮年时期,几乎与 20 世纪上半叶并轨而行。

他们最早的战伤记录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。1916 年 3 月中旬,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,24 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



军第四支队，攻克丰都城，截断长江交通，阻止袁世凯的军队对四川的水陆增援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他连中两弹，其中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，把他的右眼珠打飞了。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，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，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。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他的右眼球，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，刘伯承冷汗喷涌，咬紧牙关，没吭一声。手术后，德国医生看见汗水沿着他手握的椅柄汨汨流淌，问他：“痛吗？”刘伯承回答说：“才 70 多刀，小事！”德国医生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动了 70 多刀？”刘伯承说：“你每割一刀，我都在心中数着。”德国医生大为惊讶：“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，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勇敢的人！”

在戎马生涯中，刘伯承先后负伤 9 处：左脚一处；颅顶一处；右眼一处，不幸失去右眼；右腿股动脉一处，险些丧命；左臀部一处；左腿受伤，损及神经，一度不能行走；右腿侧面一处，弹头入肉，情急之下，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；左脚侧边一处；右手侧面一处。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“遍体弹痕余只眼”。

辛亥革命后，连绵不绝的枪声在中国持续了几十年。战争破坏了刚刚走向社会的开国将军们的安宁生活，破灭了他们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小康美梦。红军时期是开国将军们负伤最多的时期，我采访的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伤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留下的。

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，也叫打旗兵。红旗飘到哪里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。罗应怀中将就是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，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。他伸出两只手，对我比画说：“我这只手打成两截，没有接好，短了这么多。这只手也中了弹，残废了。一条腿也残废了，一颗子弹飞过来，打在子弹袋上，打进去这么深，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。”将军当打旗兵时才 15 岁，他说：“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。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我一个。”

任桂兰是梁兴初中将的夫人，她告诉我，将军 9 次负伤都是在



红军时期：参加红军的第二年，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负伤，伤愈后任排长；任副连长时两次负伤仍坚持作战，获红星奖章一枚；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头部，血流满面；任营长时先后两次负伤……梁兴初将军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，从战士到团长，负了九次伤，升了九级，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阶。

谭政大将曾回忆长征路上红军大学第一期开学时的情况。第一期学员共1063人，分为一、二、三科。第一科为军团、师级干部，第二科为团、营级干部，第三科是连、排职干部。谭政将军进入了第一科，这一科虽然只招收了38人，在各科中人数最少，但质量最高，全部是红军的高级干部，有罗荣桓、罗瑞卿、彭雪枫、陈光、杨成武、刘亚楼、刘震、王平、莫文骅、耿飚、贺晋年和陈士榘等，还有后来走向反面的林彪、黄永胜。科长是陈光，政委是罗荣桓。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仅27岁，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，平均每人身上有三处伤疤。

开国将帅们的战伤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。龙书金少将是我军绝无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。乍一看，他的左手手臂与正常人没什么两样，手腕、手掌、手指，和正常手一样灵活自如。但你仔细看，就会发现这条手臂竟像丝瓜吊在藤蔓上那样吊在肩膀上，可以前后旋转，可以上下伸缩，却抬不起来。将军的左上肢在抗战时被打断了，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，只有皮肉连着，因此，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。将军对我说：“那时候天天打仗，怎么固定啊？我这上下两截骨头接了又断，断了又接，总是连不好。”就这样，1939年受伤后，将军用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，吊在脖子上，跃马挥枪，南征北战，整整打了十年仗，从关内打到关外，从东北打到海南岛，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。

开国将帅们一生大半时间在战场，从辛亥革命算起，大多有30多年的战斗经历。最初为推翻清王朝而战，以后是向军阀宣战，国共两党分裂时陷入内战，然后是八年抗日战争，三年解放战争和数年抗美援朝战争，及新中国成立后局部的边境战争，如中印边境自



卫还击战、中苏边境之战、中国南疆边境之战等等。经历战争的时间之长、次数之多、规模之巨与惨烈程度，都属罕见，许多时候短兵相接、贴身肉搏、面对面拼刺刀，称为“浴血奋战”，说他们“身经千战”毫不夸张。

开国将军们的成长之路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，身先士卒、冲锋陷阵是他们为将为帅的普遍晋升规律。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民统计：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，我军团以上指挥员，负伤者不计其数，牺牲者达3000多人。牺牲人数最多的是在红军时期，仅军以上干部就牺牲160多人。

颜文斌少将在1000多名少将中知名度并不高，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，全身共有18处战伤。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，老将军脱下军衣，挽起裤腿，向我细述每一处战伤的来历：右臂弯曲不能直，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。那是在长征途中，敌一手榴弹于身边爆炸，一弹片钻进右臂，骨折筋断，肿如馒头。卫生员将他绑于树上，以小刀割开皮肉，将弹片撬出。将军说：“他妈的，那时没有麻药，疼死了！”他的左上臂有两个弹洞，一前一后，状如铜钱，敌子弹前后贯穿而致。将军告诉我，负伤后，当地老乡以南瓜瓢泡盐水，裹伤口，一星期就痊愈了。左大腿根部前后两个弹洞，被敌军暗枪击穿，子弹由前下腹部进，股后出，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。前额有一弹疤，被敌手榴弹弹片击中，当时昏死过去数小时……

像颜文斌这样的战将，在我的采访记录中比比皆是。人称“军中猛张飞”的刘昌毅中将，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，头、脸、手、腿、腰、背、膀、臂，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，都留下了累累战伤。他的脸部曾两次负伤：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；第二次是在1946年中原大战前夕，十多个弹片嵌入下巴，牙齿全部打落，结果把打歪的嘴巴又打正了。当时，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，建议送将军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，将军坚辞不从。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置药品器械，请专家为将军做手术。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，专家反



复研究也难作决断，神志仍清醒的将军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：“大胆割！”

胡奇才中将作战敢拼命，身经数百战，负伤 6 次，遇险无数。将军回忆说，某战斗中，他的胸部被敌土炮打来的铁片击中，当时忽觉脑袋嗡的一声，便天昏地暗了。又某战斗中，身上像被谁猛撞了一下，手中那枝“奉天造”步枪一下子飞出老远，这才发现右臂被炸飞一块肉，炸碎一块骨头。又某战斗，将军左腿中弹，初始只觉双腿一软，向前连打了几个滚，爬起后竟一气跑了几里路。又某战斗，将军忽觉头顶一阵发麻发热，滚下山崖昏迷过去，醒来后见血流满地，方知头部负重伤。将军告诉我：“负伤时一开始都不知道，见血后才吓了一跳。”

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，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，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战伤最多的一位——究竟身上有多少战伤，他自己也说不清。我问及此事，年逾八十的老将军扒开白衬衣，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，用手拍拍胸脯：“你数数，就这里，起码 30 多个。但我都是前面负伤的，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！”将军言此笑声明朗，豪气冲天。

开国将军身上的累累战伤，证明他们都经历了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。当年他们血气方刚，刚进入生命的起点，就有了到达生命终点的体验；生命的早晨刚刚开始，便被黑夜所笼罩。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“幸存者”。

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那年 23 岁，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。这是一个由青石垒墙，建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，险峻无比，易守难攻。许世友将小褂子一甩，举起削得尖尖的涂着猪血并用油炸过的长竹竿（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，可以让人致命），第一个往上冲。当他快攀上墙顶时，突然被寨上的敌人捅下来，掉进深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。事后将军回忆说：“我醒来后，虽然浑身疼



痛，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，好像睡了一大觉。死里复生，这是奇事。打仗总是要死人的，人死如吹灯，没什么了不起！”

和许世友将军一样，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走出来的著名战将，身上有战伤 15 处，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。一次战斗中，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被敌弹击中，昏迷一天一夜。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，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，盖上一块门板，停放在屋后的一个牛棚里。第二天，将军竟奇迹般地醒来了。他清楚地听到团长与战士的对话：“钱政委呢？”“牺牲了。”“在哪儿？”“抬回来啦。”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，揭开棺材上的门板，竟惊喜地发现钱钧将军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！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：“阎罗王不要我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！”

前面写到的刘昌毅中将也有死而复生的经历。万源保卫战中，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，被装殓于棺木。警卫员拿出将军生前用的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：“连长最喜爱这把手枪，让它跟连长去吧。”这时却突然发现将军的手指微微颤动，警卫员立即叫了起来：“连长还有气，连长还有气！”此后，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，他说：“我这条命不值钱，是捡回来的。我已死过一次，还怕什么？”

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，使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，便认识了死亡。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、性格和作风。我至今仍清楚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。杜义德将军鼻翼有一疤痕，花生米大小，自称“生死疤”、“光荣疤”。将军指着自己鼻翼上的疤痕，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，大声说：“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。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（鼻翼），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，把他捅死了。”接着将军强调说：“什么叫你死我活，这就叫你死我活。我不坚决捅死他，他就坚决捅死我！”将军身上有 9 处战伤，鼻翼上的这粒“花生米”是最轻的一处。

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穿越了生与死的炼狱，对死亡有着超常



的认识和理解,因此,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,智慧超常发挥。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所无法相比的“气象”,是一批“生命力极其旺盛”的人,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。

1936年冬天,国民党大举清剿陈毅元帅开展游击战的梅山,白天放警犬追踪,晚上用探照灯搜索。当时陈毅腿部负伤又正患病,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20天之久。在苦患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,他写下《梅岭三章》藏于衣底,作为自己的绝命诗:

断头今日意如何? / 创业艰难百战多。/ 此去泉台招旧部, /旌旗十万斩阎罗。

南国烽烟正十年, / 此头须向国门悬。/ 后死诸君多努力, /捷报飞来当纸钱。

投身革命即为家, / 血雨腥风应有涯。/ 取义成仁今日事, /人间遍种自由花。

生死炼狱的考验,使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,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,遇大难而不惧,视艰险如坦途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陈毅元帅首当其冲遭受到冲击,但他毫不畏惧,谈笑风生,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。1967年2月,陈毅与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四位老帅拍案而起,反对“文革”的一些做法。有人诗赞陈毅元帅:“就是到了地府,也要大战一场”。

1936年3月,余秋里中将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。激战中将军两次中弹,均创左臂,筋露其外,微微颤动。将军强忍疼痛,涉滔滔江河,登皑皑雪山,过莽莽草地,行程两万余里,9月方实施截肢手术,从此断左臂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余秋里将军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,率千军万马会战大庆油田,以断臂之躯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奇迹,也创造了他生命的辉煌。

左齐少将在1938年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。战争年



代,他用左手指挥打仗;和平时期,他用左手批阅文件;离休以后,他又用左手苦练书法,独创“左齐左笔书法”。

方强中将一生负过三次几乎致命的重伤,其中一块弹片在肺部留存了65年,直到78岁才动手术取出来。至今仍健在的方强将军数十年如一日,用高声唱歌把身体中的浊气吐出来,数十年来笔耕不辍,先后写了《红军战士》、《为祖国而战》、《生命之光》等七本书。

罗瑞卿大将23岁时就经历过生死之劫。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,一颗子弹从他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,医生不敢动手术,后勤部门则做好了棺材,等待下葬,但将军还是站立起来了,连毛主席都说,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。“文革”中罗瑞卿将军失去了左腿,但并没有失去往日的倔强。1977年,罗瑞卿复出就任军委秘书长,曾多次对夫人郝治平说:“光阴如箭,时不我待。从今后72岁要当个27岁来过。”1978年初,罗瑞卿将军向党中央写了出国治腿的报告。他曾听一位德国医生介绍,如经手术安装一截人造股骨头,他左腿的功能可以改善许多。但这种手术对一位70多岁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,意味着巨大的风险。同年8月,将军不顾家人劝阻,毅然决定出国治腿。将军说:“我一生摸过多次阎王鼻子,每次去报到,他都不要我。这次他也不会要我的。”1978年8月2日,在波恩的一所医院,手术顺利完成,但由于突发心肌梗塞,将军却永远地倒下了。此时,离将军出任军委秘书长职务正好一年。

曾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傅秋涛上将,在74岁时已同胃癌抗争了整整六年,临终前他平静地说:“够本了,我有二十年的生命早就在九公山预支了。”在20世纪30年代的九公山游击战中,面对重兵围困,为了活下去,将军和战友们什么都吃过。有一次缴获了几块肥皂,一眨眼就啃光了,他的肠胃就是这样被摧垮的,胃溃疡、胃穿孔、胃癌,一直折磨他到死。

1982年冬,曾经在战争年代4次负伤的杨勇上将患了不治之症。但他总是那么平静,凡有人探视,都神态自如、谈笑风生,对来访



者说：“我还有两个月时间，现在已过去了一个月，还有一个月时间。”许多人听了他的话，都悄悄背过脸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杨勇将军直到临终神志都很清醒，他是睡着走的，比他自己估计的多活了5天。

1986年10月，聂凤智中将在他的住处笑眯眯地接受了我的采访。我那时才知道，在这之前四个月，将军已被确诊患了肺癌，右肺有一个乒乓球大的阴影，接受采访时正在发烧挂吊针。将军夫人何鸣告诉我，大家都很担心，但他总那么乐观。有一天，张爱萍将军到医院来看他。张爱萍问：“老聂，怎么样？”聂凤智轻松地说：“没什么，癌症！”开始，张爱萍还以为聂凤智在与他开玩笑，当他得知真相后，感慨地说：“老聂这个人死不了，他的精神好得很！”聂凤智将军在写给党小组的一封思想汇报上说：“我得知病情后，精神状态一直很好，没有因病受到影响，思想上也没有什么负担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我对于生死问题并不看重。从参加革命那天起，就时刻准备流血牺牲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，献给党的事业。比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，我是幸福的。虽说，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，但我一定能够保持乐观镇定的情绪，积极配合医生，坚持把治疗做好，向疾病进行斗争。”将军患绝症后又坚强地活了五年。

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伤，并不是一处处简单的疤痕，而是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。一处处战伤，展示了一部部战争传奇；一处处战伤，体现了一股股不灭的精神力量。

在走进21世纪的今天，昔日曾经辉煌的开国将帅们正在消逝，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。我无法知道我们的后辈将会如何评价这一代开国将帅。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比起过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，自然灾害频频降临，生老病死纠缠着人们，苦难和死亡仍是人类无法破解的课题。开国将帅们在战胜死亡和苦难中战胜了自己，走向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，表现了人类最为旺盛的生命力。我深信，只要人类还面临着苦难和死亡，他们的传奇就不会过时。

目 录

将帅战伤知多少(代序) 1

★ 许世友:魂归大别山



神秘而匆忙的葬礼	1
令人遗憾的最后篇章	3
毛泽东留下邓小平签发的“特许通行证”	6
突降暴风雨——向遗体告别仪式中	10
最后一仗	17
归宿前的归宿	21
大别山的呼唤	26

★ 皮定均:东南折栋梁



星期日。七点半,一辆军用吉普车从福州军区 马鞍山一号大院急急驶出	34
七点四十分,梅峰宾馆里的密谈。八点半,飞机场上 的大标语:“打倒闽赣两省太上皇!”	39
九点整,一架军用值班机从福州飞向漳州。台湾 海峡平静而美丽	43
十点四十分,米-8 直升机缓缓飞离漳州,目的	



地：东山岛 46

尾声 54



★ 黄克诚：戴金边眼镜的大将

庐山会议：黄克诚自投罗网	59
一双难堪的眼睛	63
长征路上的“反对派”	65
黄克诚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	70
黄克诚和林彪：英雄所见略同	73
双目失明之后	75



★ 钟伟：一生最爱听枪声

与枪声结下了不解之缘	81
枪声意味着什么	82
“战场是你的乐园，枪炮是你的玩具”	83
卓越的军人应有卓越的抗命	86
枪声可以使人变坏，也可以使人变好	90
枪声远去了吗？	92
听到枪声心里就发痒	95
黄克诚说：若再打仗一定找你	97



★ 邓华：草绿色的弧步

一封开城发来的绝密电报	101
不谋万世者，不足谋一时；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城	104
洪学智被“劫”前后	107
一颗耀眼的将星消失了	110



★ 王近山：“王疯子”

历史没有忘记	114
真正的男子汉	117
毛泽东说：“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”	119
邓小平说：“他不是疯，是革命英雄主义。”	122
刘伯承说：“襄阳已在我掌中了。”	126
男子汉流泪了	127



★ 刘震：蓝天没有空白

57位上将他最年轻	134
马谡为什么会失街亭？	136
“洋为中用”是红军的一贯传统	138
没有乘过飞机的人当上了空军司令	139
志愿军空军首战告捷	142
王牌飞行员戴维斯之死	143
代表毛泽东冒险送苏联空军	146



★ 温玉成：高处不胜寒

周恩来临终记挂的人	150
邓家花园里的“特殊犯人”	151
大起大落因何般	154
历史的谜在历史的幕后	156
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	157
走进政治旋涡	160
脚踩两只船	163





高处不胜寒	165
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	167



★ 罗瑞卿:折不断的风帆

中国军队的盛大节日	169
大比武	170
政治型将军	174
“他的个子太高了”	175
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	177
在联邦德国去世	180



★ 尤太忠:战将的风骨

积极推动王近山将军复出	183
长征途中那半个连队	188
与老政委邓小平的“亲密接触”	192



★ 龙书金:短臂将军与攻坚老虎

他用夹板夹着左臂打了十年仗	201
战争中的悟性	204
东总三调“攻坚老虎”	206
一幅幅残酷而壮美的画图	211
林彪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	215
他是我军唯一的短臂将军	217



★ 梁兴初:看我“万岁军”

彭大将军临危受命 四路劲旅并进入朝	22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